

大河湾

马九峰

影薄谁停绣，
清香似煮茶。
云苓 摄



诗笺

正月十五挂红灯

张汉东

正月十五挂红灯
十里笑城春潮涌
挺拔的飞云楼就耸立在城中央
遥远的秋风楼正脆响着铜铃声
足下的汾河水
在高扬着迎春的浪花
孤峰山的肩头
此刻醉拂着春日的风

正月十五挂红灯

乡间的门厅红彤彤
红春联一副副就像燃烧的火把
头顶还高挂着盏盏明亮的红灯
孩儿们欢笑着点燃根根倒火线
那脆响的炮仗呼啸着蹿向夜空

正月十五挂红灯
笑城十里一片红
沃野的麦苗在春阳下疯长
果花竟用一枚枚粉蕾迎春风
再撒上一把胖籽粒到泥土里
到金秋时定会收获更多丰盈

万年春·新春快乐健康跑

侯振发

荡漾春潮，人头攒动腾
龙貌。健康乐跑，干部职工

笑。
鱼跃龙门，嘹亮冲锋号。
北斗启，鹏程飞早，奋力蓝图
造。

炉火人生

抹茶丫丫

炉火
人生思索
燃烧着
冬日希望的恋歌
凛冽夜空
有你似火焰女神

晨曦时
乃刺骨入髓
吹起北风似刀割脸颊两边
仿若忘记了
还有在外的流浪汉
潸然泪下
此刻，我的内心
被炉火牵引

遗憾里
总有值得被温暖的瞬间
蹲在炉火旁
我正在为你煮水煮米
儿女欢笑声绕老屋
眼镜后的眼目充满阳光
数着岁月
体会三餐四季

不做谁的你
不做谁的谁
只想这样
静静地在身边守护你
看花开无声花谢无痕
慢慢一起享
人间值得

七律·赏春心语

孔春枝

盛世龙腾真耀目，
观光赏景赋箫韶。
夕阳秋老清风劲，

客路日斜湛露浇。
朗朗诗朋同枕月，
贞贞联句欲凌霄。
弘扬国粹春心驻，
毓海一汪飞韵潮。

散文

吕成民

过年唱大戏，精彩纷呈，热热闹闹，好不惬意！

说到看戏，我可是忠实戏迷，听到蒲剧那熟悉的唱腔，就如定住了一般，瞬间入戏。

大家都觉得挺好奇，年纪不大，怎么会有这个爱好？我是那种听到戏声就挪不动步的人，是从开场看到谢幕的人，是听到乡音如痴如醉的人。虽说我不是票友，但我一直是家乡戏曲爱好的坚守者。

大家猜猜看，我的“戏龄”是多少？十年？二十年？还是三十年？都不是！我看戏是从五六岁就开始了，屈指算来，也有四十多年了。

小时候，因母亲生病，我半岁时便被送到外公家，这一送就是十二年！这十二年里，我跟着外公风里来雨里去，目标只有一个——看戏。

外公名叫子廉，我很好奇，一个农村老汉，何来这儒雅的名字，全村也找不到第二个。外公说，他这名字来自一出三国的戏《反西凉》，里面有一猛将唤作曹洪，字子廉，三国时期曹魏猛将、曹操堂弟，忠心耿耿、勇猛无比、屡建战功。哦，怪不得呢，原来外公的名字还有这般来历，真是不听不知道。

外公喜欢看戏，十里八村的只要演戏，那是场场不落。记得那时看戏多是夜晚，看完戏已是深夜，睡意朦胧的我一路睡到家。有时遇上下雪天，车子不好骑，就是推也要去，顶风冒雪在所不惜。因对我疼爱有加，每次看戏只带我一人，家里小孩好几个，都想去，外公就让我悄悄在巷口等着，趁他们不注意，带上我飞奔而去。

随笔

郭竹爰

龙年的2月20日一大早，气温降到零下，巷道里几乎没人走动，可王午村村委人往人往，热闹非凡。原来是新华社记者来拍摄我们王午村的锣鼓杂戏《三战吕布虎牢关》。

演杂戏的鼓师一大早就从万荣赶了回来，演吕布的杂戏演员7点钟从临猗赶了回来，他们说：不怕这天气寒冷，只为咱村的非遗传承，多亏了2019年3月份孙吉村的杂戏在咱村台子上演出，激起了咱村人挖掘非遗的决心。

几年来，我们村的锣鼓杂戏每逢春节时便在周边村子里上演，如大王、天兴等。2023年，代表孙吉公社在临猗南城演出了头名，反响强烈。此后受到临晋县衙、关帝庙景区、西元庙会邀请，惹得不少村民都想参与其中，于是我与老伴又编写了一本《古城会》。

看戏

那时候看戏骑个自行车，也就是二八大杠，你可别别，外公那自行车可是挺先进的，自带前大灯，没有电瓶，是自行车上自带的磨电机，如拳头般大小的一个发电设备，很好用，用的时候用手一摁，只要一直骑就一直发电，照亮了我看戏的路。

坐在车子横梁上，行进在砂砾路上，一路上咯吱咯吱响个不停，虽说坐着并不舒服，但只要能去看戏，其他的都无所谓了，能去看戏真是有点春风得意的感觉。

那时候年纪小，看戏也就是看个热闹，慢慢地，在外公的不断讲述中，我对戏中的故事有了兴趣，也能说出个一二三来。

印象最深的，是那惩恶扬善、追求正义的《铡美案》，情到深处，秦香莲满腔悲愤的倾诉，引来看戏人的一声叹息；包大人刚正不阿地断喝，台下便传来一片叫好和掌声。还有那百看不厌的《芦花》，数九天、冰雪盖地，继母李氏为亲生儿子英哥身絮丝棉，为继子闵损冬衣内絮芦花，其父一怒之下要休掉李氏，心地善良的闵闯一声“宁叫母在一子单，不叫母去三子寒”的哭喊，瞬间让台下的观众泪水涟涟……懵懵懂懂的我，扭头一看，外公也是泪流满面，掏出手绢不停地擦拭。

最喜欢看蒲剧的绝活，《薛刚反朝》中的帽翅功，前后左右、摇过来摇过去，煞是好看，台下叫好声一片。国学家张伯驹在诗集《红氍毹梦诗注》中写道：“晓工甩发并惊奇，帽翅飘来更可师。北乱南昆无此艺，却教绝技出山西。”“山西蒲州梆子晓工、甩发、耍帽翅称为绝技，小楼、叔岩皆不能为之，独山西梆子能两翅同耍，或单耍右一翅，或单耍左一翅，诚绝技也。”每每

看到此处，也是与台上的演员一起东摇西晃，乐在其中。

记忆中，有趣的是《空城计》，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诸葛亮开口一唱：“刘先主当年把业创，他身拜卧龙定家邦。初行兵他凭得五虎上将，关张弟兄赵马黄。”“南屏山借东风从天降，火烧战船在长江。曹孟德逃出了天罗网，芦花荡气死了小小周郎。”顿时便满堂彩！一把羽扇满腹经纶，纵横捭阖，指点三国！自此，我记住了家乡的关羽，记住了诸葛亮的生辰年月，而且是不用特别方法记的那种，张口就来，是刻进脑海的。

慢慢地，我喜欢上了看戏，只要有就会去看，几十年来，乐此不疲，也收藏了几十部戏曲光盘，满满地放了一抽屉。我还为此专门保留了一台播放机，没事的时候拿出来放一放，欣赏欣赏，虽说都是看过的戏，但每次看，还是十分陶醉。

都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慢慢地，爱人也跟着我喜欢上了看戏，虽说没有我这么痴迷，但也可以指点一二了。有次我看戏，爱人说：“你这么喜欢看戏，要不，你上《蒲乡红》唱唱？”我一摆手说：“我是那种在台下鼓掌的人，我就喜欢看。”喜欢给精彩的戏鼓掌，喜欢看戏听戏，乐此不疲。

现在，自媒体平台特别丰富，拿上手机就可以看戏，但大部分都是一个短片，几分钟，不过瘾！我还是喜欢坐在台下看现场演出，或是本戏，或是折子戏，从头到尾，有始有终，那种身临其境，与演员一同共鸣的氛围，真的是好过瘾！

台上演的是戏，台下的是人生，戏如人生，人生如戏，我就是爱看戏。

正月里来演杂戏

那天，村党支部副书记王佩峰和杂戏策划者王老师负责这次录制拍摄，王老师感冒打针好几天，但他一听新华社要拍我村的锣鼓杂戏，好似打了鸡血，一大早便催着老伴拿了化妆品及演员卸妆后的用品去了村委会，因老伴是编排策划的一次，要为演员化妆、穿戏装。每一次的演出，我也会高兴地演员服务。

演职人员不顾天气寒冷，在舞台上反反复复练习唱念及动作，感觉差不多了，大家简单地吃了些东西，便开始化妆。只因庄稼人化起妆来和专职演员不能比，刚开始请人化妆，可人家要报酬。村里没这项开支，只得自己学着化、照着化，虽然化得慢，可也像那么回事。化妆时，新华社记者便开始了采访，问一些锣鼓杂戏的起源、器乐配合等。全剧十二个演员，四位主演、八个小孩，只有我们两人就能为演员化妆，待化好妆后都12点钟了。

接下来为演员穿戏装、戴头盔，虽不像专业演员一样天天穿，但张飞、吕布、关公的戏装都是大靠，务必要弄周正，特别是关公、张飞、吕布的头盔一定要戴好，吕布、张飞的背旗都必须绑紧，不能有任何闪失，要不影响演出效果。在穿戴中间，记者采访了策划者王老师和部分演员。

两点来钟开始表演录制，效果不错。记者们表示满意，并说：“没想到你们村里人还能把这杂戏演到这个份上，特点亮点非常突出，特别是唱腔，是我们采访拍摄最为理想的一次。”天阴沉沉的，风夹着树叶肆意狂舞，刮在脸上生疼，要下雪了，果不其然，刚刚演完，录制完，雪便纷纷扬扬地下起来了。

记者们感慨地说：“今天天气特冷，虽然你们是地地道道的农村人，可是你们为了传承家乡的非遗文化，这种不畏严寒的精神，让我们真的很是感动。”